

功能语篇分析面面观

中山大学 黄国文

提 要:从文献上看,语篇分析既没有公认的理论指导,也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和分析方法。我们认为,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比其他理论更适合于语篇分析的理论,本文把用这一理论作指导的语篇分析称为“功能语篇分析”,并从理论假设、语言的层次、语境、语言使用中的“选择”问题、语法在语篇分析中的重要性、语篇分析的步骤等方面对功能语篇分析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法、语篇分析

1. 引言

从文献上看,语篇分析既没有公认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和分析方法(见黄国文,1988:7、2001a:50; Hatch, 1992:1; Schiffrin, 1994:1),不同的语篇分析者往往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也很难说哪一种方法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见 Gee, 1994:5)。Schiffrin 在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1994) 一书中介绍了六种可用于语篇分析的方法:言语行为理论、互动社会语言学、交际文化学、语用学、会话分析、变异分析,并把它们用于语篇分析实践。

本文讨论的是功能语篇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的一些问题,理论根据是 M. A. K.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正如 Martin(2002)所说,系统功能学者对语篇分析的兴趣已有长久的历史。Halliday 的老师、伦敦学派的奠基人 J. R. Firth 早在 1957 年就论及语境和语言功能问题,而 Mitchell (1957)也就市场买卖中的交际场景进行了分析。Halliday(1967-8)通过研究主位-述位(Theme-Rheme)和新旧信息(New/Given information)来研究语篇功能。我们在《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黄国文,2001a:29-30)中指出, Halliday(1994)建构系统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个

框架适合于口头语篇和书面语篇的分析。关于这一点, Halliday(1994): xv 是这样说的:“The aim has been to construct a grammar for purposes of text analysis; one that would make it possible to say sensible and useful things about any text, spoken or written, in modern English.”多年的语篇分析实践告诉我们,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比其他理论更适合于语篇分析的理论,它不但有严密的理论框架,而且可操作性强,实用性强,完全可以与 Schiffrin(1994)介绍的那六种理论媲美。我们把用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作理论指导的语篇分析称为“功能语篇分析”(参见黄国文,2001a:239-30、2001b:1;慕清,2000:3;另见 Eggins,1994:308)。

在“功能语篇分析纵横谈”(黄国文,2001b)一文中,我们对功能语篇分析的目标、范围、分析等方面作了初步的勾画和讨论。下面的讨论将涉及功能语篇分析的其他一些问题。

2. 理论假设

关于语言,功能语言学是这样认为的:(1)语言使用是由功能决定的,(2)语言的功能是用于创造和表达意义,(3)意义的表达受到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4)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个“符号”(Semiotic)过程。

(参见 Eggins, 1994; 胡壮麟, 2000;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 1989)

关于语言的功能性, 系统功能学者探索的是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和语言怎样为使用服务。Halliday (1994: xiii) 指出, “Language has evolved to satisfy human needs; and the way it is organized is functional with respect to these needs—it is not arbitrary.” 根据 Halliday 的这一观点, 语言是随着人们交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 语言的构成也是具有功能性的, 形式的存在是用于意义的表达的。既然语言是为交际服务的, 对语言形式的解释就不能不考虑语言功能和语言形式的使用。

在 Halliday 看来, 语言是一个意义系统。他 (Halliday, 1994: xiv) 指出, “A language is

interpreted as a system of meanings, accompanied by forms through which the meanings can be realized.” 从 Halliday 的这一观点可以看出, 语言被看作是一个意义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同时存在的是用于体现意义的形式。这就是说, 语言首先是个意义系统, 而形式在语言这个意义系统中用来体现意义的结构。

3. 语言的层次

系统功能学者认为, 语言是个符号系统。语言共有三个层次, 即语义 (Semantics)、词汇—语法 (Lexico-grammar)、音系/字系 (Phonology/Graphology)。如图 1 (Eggins, 1994: 21) 所示:

	Folk Names	Technical Terms
CONTENT	meanings	(discourse-) semantics
	wordings (words & structures)	lexico-grammar
EXPRESSION	sounds/letters	phonology/graphology

图 1 语言的三个层次

在上面这个图中, folk names 指的是人们通用的名词, 而在 technical terms 一栏中用的是功能语言学的专门术语。在图表中, ↘ 表示体现关系; 这就是说, “意义”/“(语篇)语义”由“措词”(词语、结构)/“词汇—语法”体现, 而“措词”(词语、结构)/“词汇—语法”则由“声音”(或“字母”)/“音系”(或“字系”)体现。

语言形式是根据人们的交际需要构成的。例如, 当我们想要传递信息时, 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陈述句, 而当我们要寻求信息时, 则会选择疑问句: 如果我们要寻求信息, 而又只需听话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我们通常用是非疑问句 (如 Is he your teacher?); 而当我们需要听话人提供新内容时, 则用 wh- 疑问句 (如 Who is he?)。又例如, 当我们要表达正式意义时, 我们要使用表示正式意义的形式; 而当我们要表示非正式意义时, 我们则用非正式形式。假设某人到

图书馆借书, 管理员找到书, 递给借书人并说, “Here is the book” 时, 借书人可以从图 2 的系统中选择一项来表达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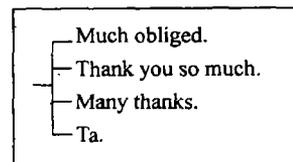


图 2 表达谢意的选项

选择 “Much obliged” 表达的是正式意义, 说话者可能是一位年纪较大且受过正规教育的读者, 而选择 “Ta” 表达的则是非正式意义, 说话者可能与图书管理员较熟悉或自己受教育程度不高或有意与管理拉近距离。

根据 Halliday (1994) 的观点, 语言主要用来表达三种意义, 一种是用语言来谈论我们对世界 (包括自然世界和内心世界) 的经历、看法和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这种意义是概念意义; 一种是用来与别人交往, 建立或保持与别人的关系, 影响别人的行为, 表达讲话

人的态度,改变别人的态度、看法等,这是人际意义;第三种是用来组织语句和话段,把单个的情形、意念连接起来,这是语篇意义;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它们被称为三大纯理功能(Metafunction)。具体说来,这三个纯理功能都由不同的成分组成,例如,在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方面,有及物性(Transitivity)分析,作格(Ergativity)分析、语态(Voice)分析;在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方面,有语气(Mood)分析、情态(Modality)分析、评价(Evaluation)分析;在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方面,则有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衔接(Cohesion)等组成部分(参见胡壮麟,1994;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1989)。

4. 语境

正如 Butt 等(1995:11)所说的那样,语篇总是出现在两种语境之中,外围的语境是文化语境,这个语境涉及到的是抽象的、宏观的内容,是民族性的。特定的言语社团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模式、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伦理范式等构成了这个社团的文化语境。由于作为交际单位的语篇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起作用的,所以文化语境对于语篇的意义表达和理解至关重要。每一个语篇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产生表达意义,所以对它的意义的确定要依赖它的社会功能和使用目的。同一个语篇在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中通常都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和交际效果。因此,可以说,文化语境指的是语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所能表达的所有的意义(包括交际目的、交际步骤、交际形式、交际内容等等)。有人认为,在特定文化中,所有意义的表达都可看作是文化语境的内容。文化语境由语篇体裁(Genre)来反映,而语篇体裁则是通过“纲要式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和“体现样式”(Realizational pattern)来体现的(见 Eggins,1994,黄国文,2001a,2001b)。

在文化语境中,交际双方根据特定的情

景进行交流,这种特定的交际情景是在文化语境中产生和起作用的,它比文化语境更为具体,是小于文化语境的,所以功能学者把这种情景称为情景语境。

情景语境包括语场(Field)、基调(Tenor)、语式(Mode);这三个变量构成了“语域”。语域描述的是语篇直接的情景因素(见 Gregory and Carroll, 1978; Eggins, 1994)。

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一样,都是位于语言、语篇外的层次。根据 Butt 等人(1995:11-12)的做法,可把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篇的关系用图 3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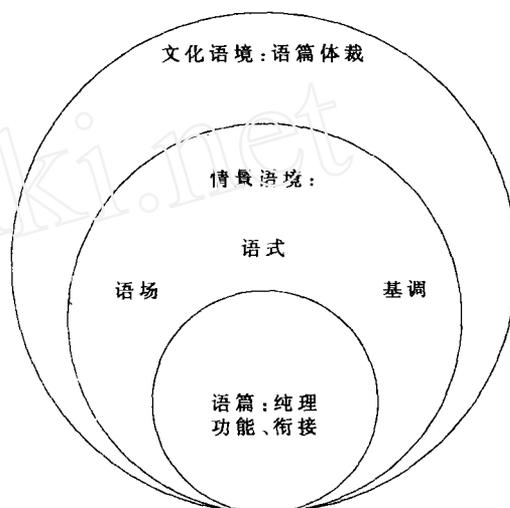


图 3 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篇的关系

从图 3 可以看出,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都是大于语篇的,语篇与它们不在同一个层次;从抽象的程度方面看,文化语境最抽象,语篇则是具体的,而情景语境则位于两者之间。语篇在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中产生意义。前面所讨论的纯理功能以及语篇中各成分之间的衔接关系都出现在语篇内。

语篇、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三者的关系是体现与被体现的关系,具体说来可以用图 4 表示(参见 Butt et al, 1995:1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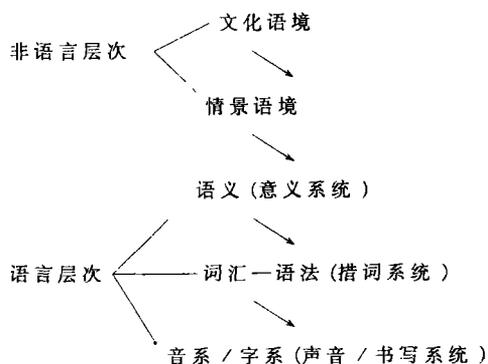


图 4 语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者的体现与被体现的关系

语言与语境是互相依赖的,特定的语言形式创造了特定的语境,而特定的语境要求特定的语言。例如,当我们在广播中听到诸如“XX 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这样的语言时,我们就会想到我国某位高级领导人与世长辞了,这是语言决定语境。但当我们听到某人的父母去世时,我们只能说些“请节哀”之类的话,而不能随便与此人讲笑话,这是语境决定语言。

当我们处于正式场合(语境)中,我们必须使用正式的语言;而在非正式场合中,我们则使用非正式语言。这是合适地使用语言的问题。当然,违背这种常规的情况是有的,但这只是少数情况,而这些少数情况又有特别的意义和含义,需要作特别的解释。

在对一个语篇进行功能分析时,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步骤,也可采用由下而上的步骤,如果采用自上而下,则步骤如下:

文化语境(语篇体裁:纲要式结构、体现样式)→

情景语境(语域分析:语场、基调、语式)

语篇、语义{纯理功能:经验(及物性、作格、语态)、逻辑(相互依赖情况、逻辑—语义关系)、人际(语气、情态、评价)、语篇(主位结构、信息结构)、衔接(照应、省略、替代、连接、词汇连接)}→

语言使用(词汇—语法、音系/字系)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的步骤和括号中的

各个部分在实际分析时都没有严格的先后之分。

5. 语言使用中的“选择”

正如 Thompson(1996:8)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要考察某一语言形式的使用情况(即它的功能),我们必须考虑到“选择”这个问题。例如,对“Can you open the door?”这个疑问结构的功能考察,要看它是用于寻求信息还是用于付诸行动(Proposing for action)。用于寻求信息时,它的意义与表示询问“能力”的“Are you able to open the door?”相近,用于付诸行动时它的意义与祈使句“Open the door, please.”相近。如果要表示“寻求信息”,那就可以在下列的小句中做选择:

- a. Are you able to open the door?
- b. Are you capable of opening the door?
- c. Do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open the door?
- d. Are you strong enough to open the door?
- e. You can open the door, can't you?

我们还可列举一些小句作为选择项,但这些已足够说明语言形式的使用是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要表达“付诸行为”的意义,那可供选择的小句也很多:

- f. Open the door, please.
- g. Will you open the door?
- h. Do you mind opening the door?
- i. Could you help me by opening the door?
- j. Would you like to open the door?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中,上述两组例子构成了两个系统,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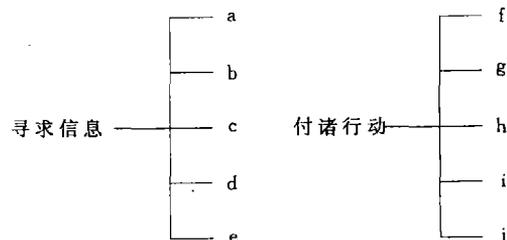


图 5 两组例子构成的两个系统

语言使用者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在系统中选择不同的项目。不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Can you open the door?”主要是用于“付诸行动”,即要求别人开门。关于形式的选择,需要考虑的是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

语言使用者在选择语言形式时,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是无意识的。但无论讲话人用了哪种结构,用了哪些词,这本身就是选择的结果,就有意义。例如,某人因紧张而词不达意,这本身就表明此人当时无法自由地驾驭语言,无法选择更合适的表达方式。作为语篇分析者,我们要看的是为什么讲话人在那个交际情景中会使用某一特定的结构或某些词汇(参见 Thompson, 1996:8)。

在谈到选择时,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可选择的范围。这个范围包括意义的选择范围和形式的选择范围。当我们为了交际需要做出选择时,这个选择是基于这一交际的需要。例如,当你要表达“感谢”,那就只能在“感谢”意义这个范围内选择,而不能选择诸如“抱怨”或者“生气”这类意义。在形式的选择方面,也只能选择能够表达“感谢”意义的形式(如有关词汇)。你可以在下面A组中选择关键词,但通常不能在B组或C组中选择关键词:

A: thank, appreciate, gratitude, acknowledge, grateful, indebted

B: blame, fault, guilty, reproach, infuriate

C: angry, annoyed, furious, irate, livid, seething, resent, disgusted, rage

语言形式的选择体现了一定的意义,而选择的结果将成为“语篇”的重要部分。语篇本身反映了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具体地说,在语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语篇体裁和语域(包括语场、语旨、语式)的体现情况。

6. 语法在语篇分析中的重要性

有些人认为,由于语篇分析超越语法分析,所以语篇分析不需要语法分析。关于语法分析在语篇分析中的重要性, Halliday

(1994: xvi) 在他的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一书中讲到:“Twenty years ago, when the mainstream of linguistics was in what has been called its ‘syntactic age’, it was necessary to argue against grammar, pointing out that it was no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all study of language and that one could go a long wa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language without any grammar at all... Now,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argue the opposite case, and to insist on the importance of grammar in linguistic analysis. If I now appear as a champion of grammar, it is not because I have changed my mind on the issue, but because the issue has changed. The current preoccupation is with discourse analysis, or ‘text linguistics’; and it is sometimes assumed that this can be carried on without grammar — or even that it is somehow an alternative to grammar. But this is an illusion. A discourse analysis that is not based on grammar is not an analysis at all, but simply a running commentary on a text...”。花这么多篇幅来引用 Halliday 的原话,是因为这段话实在重要。关于这段话的背景(第一次谈到是在 1985 年,即 Halliday, 1985: xvi - xvii),我们(黄国文, 1999: 93 - 94)曾作了这样的解释:回顾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便可看出为什么 Halliday 会说出上面这段话。1957 年 Chomsky (1957) 出版了《句法结构》;虽然这本书篇幅不大,但却震动了整个语言学界,它的问世标志着一门新的语言理论的诞生。很快,很多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便跟着 Chomsky 走,同时,Chomsky 的语言学思想开始在心理学界和哲学界引起了重视。1965 年,Chomsky (1965) 又出版了《句法理论要略》。这一著作在世界(尤其是美国)语言学界引起了更大的震动:它后来被看作是乔氏“标准理论”的代表作。《句法理论要略》出版

后,越来越多的人对 Chomsky 的句法理论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人跟着 Chomsky 的句法理论走。正因为如此, Halliday 把这一时期称为“句法时代”。作为系统功能主义的创始人, Halliday 这一期间在 *Journal of Linguistics* 上发表了划时代意义的《英语及特性和主位的注释》(Halliday, 1967—1968), 通过他的功能思想来呼吁人们重视语言使用和语篇分析研究。在同一时期, Fillmore (1968) 发表了著名的《格辩》, 认为语言分析应该考虑语义因素; 差不多同时, Hymes (1967) 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学说, 接下来是狂热的“交际语言教学”运动。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 从 70 年初期开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功能”、“交际”、“语义”、“语境”这些东西, “语篇分析”和“语用学”这些新兴学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时期, 有不少人认为语篇分析可以代替语言(语法)分析。80 年代中期, Halliday (1985) 高瞻远瞩, 看到了语言学研究 and 语篇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明确指出, 语篇分析不能代替语法分析, 没有语法分析的语篇分析根本算不上是分析。关于意义和形式的关系问题, Halliday (1994: xvii) 还明确指出: “... meanings are realized through wordings; and without a theory of wording— that is, a grammar—there is no way of making explicit on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a text. Thus the present interest in discourse analysis is in fact providing a context within which grammar has a central place.” 由此可见, 语篇分析不能没有语法分析, 在进行语篇分析时, 我们必须给语法分析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Halliday 关于语篇分析不能没有语法分析的论述在功能学界得到普遍认同, 因此也有很多学者在系统功能的框架研究句法, 即功能句法分析(如 Downing and Locke, 1992; Fawcett, 2000; 黄国文, 1999)。通过研究词语和结构等的使用, 我们可以探讨语法研究是怎样成为意义研究的组成部分的。正如

Bloor and Bloor (1995: 2) 所说的, 对于 Halliday 来说, 成功的语法体系应该是把意义和使用者当作中心来考虑, 并且从意义和功能角度探讨语法问题。

功能句法分析遵循的是“形式是意义的体现”这一功能思想(黄国文, 1999: 102), 它与传统的句法分析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句法分析是为意义分析服务的, 而不是无目的地为分析句法而分析句法”(黄国文, 1999: 115)。

7. 步骤

我们在功能语篇分析的实践中体会到, 对语篇进行分析通常有以下五个步骤: (1) 观察 (Observation), (2) 说明 (Interpretation), (3) 描述 (Description), (4) 解释 (Explanation), (5) 评估 (Evaluation)。

要进行语篇分析, 分析者必须有一定的观察能力, 并能断定某一语篇是否有被分析的价值。从理论上说, 每个语篇都可用来分析, 但在实践中, 并不是每个语篇都符合分析者的兴趣、研究目的和范围。成功的语篇分析者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对语篇有一定的观察力。时常有人问我, 语篇分析与语用学常常用同一理论指导研究同一种语言使用现象, 这时, 它们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 需要很多篇幅才能说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语篇分析所分析的主要是现实生活中使用过的语言(语篇), 而语用学学者则可以像语义学学者那样拿编撰的例子进行推理和分析。事实上, 讲语篇分析的书要全部用现实生活中使用过的语言材料是不经济甚至困难的, 但还是应该朝这方面努力。

在谈到观察语言使用的问题时, 有必要提到, 许国璋(1997: 38) 在讨论语言学研究时曾说, “象呼吸一样, 语言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对它不以为奇, 几乎无所感觉, 就从这毫不足奇的行为中, 语言学家整理出结构和层次, 分面和分相规律, 指导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从看来不具规律的表现中发现规

律,又把规律反回去加以验证,本身即是一种思想方法的训练,也是一种现代文科教育不可或缺的训练。”虽然许国璋这段话是对语言学研究而言的,但笔者认为用在语篇分析也是合适的。语篇分析者也应该在普通人看来不足为奇的语料中找到语言使用的规律,并通过分析找出能为分析目标服务的科研方法。

在观察语篇过程中,语篇分析者要有“说明”(interpret)该语篇的能力,要弄明白该语篇的意义、交际目的和所带来的结果(后果)。如果语篇分析者没有能力对某一语篇进行说明性分析,那就不可能做好语篇分析。

要对语篇进行描述,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所做的分析就是随想式、个人经验式的,既不系统,别人也无法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做一遍,因此也无法进行验证。在对某一现象的描述过程中,专家与普通人的区别之一是前者能自如地使用专门的术语和沿着特定的步骤进行系统的描述,而后者却没有能力这样做。语篇分析所涉及的“观察”和“说明”,几乎所有英语学生都可以做到,但要对某一语篇进行系统地、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描述,这恐怕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Halliday and Hasan(1976:327)指出,对语篇进行语言分析的目的不是“说明”(Interpretation),而是“解释”(Explanation)。在我们看来,对一个语篇进行说明,目的是弄清楚它的内容,看它表示什么(what)意义,而对一个语篇进行解释,就是要弄清楚该语篇是怎样(how)表示某一(些)意义而不是另外的意义的(参见黄国文,2001b)。

Halliday(1994:xv)认为,语篇分析有两个不同层次的目标。较低的层次是弄明白语篇本身所表达的意义;通过语言分析来说明语篇是怎样表达意义和为什么会表达那样的意义。这种分析可揭示语篇的多义性、歧义性或隐喻性。这个层次的分析如果基于一定的语法体系,那应该是不难达到目标的。比

这个目标更高的层次是对语篇进行评估:通过语言、语篇分析可以说出为什么某一语篇达到(或没有达到)它的目的;也可以说在哪些方面这个语篇是成功的,在哪些方面是失败的或不是很成功的。这个目标不容易达到,它不但需要对语篇本身的分析,而且还要考虑到语篇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同时还要探讨语篇与语境之间的各种关系。

8. 结语

本文从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假设、语言的层次、语境、语言使用中的“选择”问题、语法分析在语篇分析中的重要性、语篇分析的步骤等方面对作者的《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黄国文,2001a)和“功能语篇分析纵横谈”(黄国文,2001b)进行补充、扩展,同时也讨论了原先没有涉及的其他一些问题。

作为语篇分析的理论指导,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否可以与 Schiffrin(1994)提到的那六种理论媲美,这有待于更多的语篇分析者去应用,并在实践中加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指导的功能语篇分析的发展前景是令人振奋的。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语篇分析者和我们一起在功能语篇分析这个领域中耕耘。

参考文献

- Bloor, T. and M. Bloor. 1995. *The Functional Analysis of English: A Hallidayan Approach*. London: Arnold.
- Butt, D., R. Fahey, S. Spinks, and C. Yallop. 1997. *Using Functional Grammar: An Explorer's Guide*. Sydney: National 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Macquarie University.
-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ass.: MIT Press.
- Downing, A. and P. Locke. 1992. *A University Course in English Grammar*. New York: Prentice Hall.
- Eggins, S.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 Functional Linguistics*. London: Pinter.
- Fawcett, R. P. 2000. *A Theory of Syntax for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 Gee, J. P.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Routledge.
- Gregory, M. and S. Carroll. 1978. *Language and Situation: Language Varietie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Fillmore, C.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Bach, E. and Harms, R. T.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Halliday, M. A. K. 1967 - 1968.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s 1 - 3".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1, 3.2, 4.2.
-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
-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Arnold.
-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 Hymes, D. 1967.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sett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3:2.
- Hatch, E. 1992. *Discourse and Language Edu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M. 1991. *Discourse Analysis for Language Teach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J. R. 2002. "Meaning Beyond the Clause: SFL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2.
- Mitchell, T. F. 1957. "The language of buying and selling in Cyrenaica: A situational statement". *Hesperis* 26.
- Schiffrin, D. 1994.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Oxford: Blackwell.
- Thompson, G. 1996.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
- 胡壮麟, 1994,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胡壮麟, 2000, 《功能主义纵横谈》,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 1989,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黄国文, 1988, 《语篇分析概要》,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黄国文, 1999, 《英语语言问题研究》,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 黄国文, 2001a, 《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黄国文, 2001b, 功能语篇分析纵横谈,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 年第 12 期。
- 慕清, 2000, 语篇分析: 广袤的学术天地——第七届全国语篇分析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萃,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 3 期。
- 许国璋, 1997, 《许国璋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通讯地址: 510275 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路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接第 47 页) 部分用了个从句而不是并列分句, 是因为它在意义上的重要性不如前半部分。

3. 小结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我们的英语本科教学中, 在词汇语义、语法结构和语篇结构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 亟待我们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等各个环节中进一步探讨, 并寻求对策。如前所示, 目前最紧迫的是把当代语言学, 尤其是英汉对比研究领域里的许多最新成果, 引入我们的英语教学

中。笔者希望, 这些问题能引起我国外语教学界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 Newmark, Peter. 2001.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 1989,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 伍谦光, 1994, 《语义学导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 (通讯地址: 200062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